

## 大地之色

□刘刚

辽阔大地，秋风微拂。站在山顶，凝视远方，深刻感受到这片土地给予庄稼人丰厚的馈赠。看田园、山风、河流……色彩纷呈，让人目不暇接。驻村半年多时间，我走遍了这里的沟沟坎坎，目睹大地之上随季节更迭而变换着不同的颜色与姿势。

勤劳的人们感恩广袤的大地，惜土如金，哪怕是一小片闲土都会种上生姜蒜苗，全村没有一块撂荒地。当春雨漫过田园，育秧、栽秧成了家家户户的重点工作，村民忙碌于田间地头，锄草、灌溉、施底肥、撒种子、盖薄膜，一套流程下来，算是完成了第一道工序。不久后，种子发芽成秧，瓜秧、豆秧、稻秧纷纷登场，人们掀开薄膜，开始移栽、施肥、垒土，田园变成绿色，各种青嫩的秧苗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中突出生长。

望着村民忙碌的身影，闲不住的我在村委会旁的一小块地上耕耘起来，路过的大叔大娘们驻足观看，七嘴八舌地指导我如何翻土、施肥、撒种、浇水，在一群人的笑声中我学着侍弄土地。其实，我自小就见到父母劳作于田间，对锄地、浇灌这些活儿并不陌生，只是缺乏实践。这次有开垦土地的机会，我岂能放过，经过一番忙碌，终于把这块空地利用起来了。

一段日子过去，我耕耘的土地上长出了幼苗，丝瓜秧、南瓜秧、辣椒秧……好几种秧苗挨挨挤挤、青嫩油绿。村民们围拢来看，纷纷指导我如何移栽。在经历一场汗湿衣衫之后，我将那些秧苗分门别类地移栽开来。大自然从不厚此薄彼，眺望全村，大块的田园，小块的地，无不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我与村民一样，追着风，追着雨，追着光，追着作物的生长节奏。

随着夏季来临，稻秧开始抽穗、扬花，田园里响起蛙鸣。不愿失宽的瓜园藤蔓满架，大片瓜叶层层叠叠，瓜花竞相开放，丝瓜、南瓜鲜嫩水灵，挂在藤蔓上甚是喜人。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大地呈现给人们的一幅美丽画卷。回看我自己种植的辣椒瓜蔬，已然置身大地葱茏的怀抱之中。

不止于此，但听稻田之上，蛙声如潮。回望小河两旁，白鹭成群。在走访农户后的归途上，一路都能听见布谷鸟、杜鹃鸟的欢快叫声，清脆嘹亮，催人奋进。同事说，这是自然生态良好的象征。是的，田园生五谷，天地纳万物。蓝天白云下，人与万物和谐共存，是大自然最美的诗篇。

耕耘脚下沃土，就是耕耘富足的日子。热爱这片土地，就是热爱幸福的生活。当秋风掀开稻浪，神奇的土地就如一张画布，被大自然的妙笔绘成了金黄。此时，村民拉开了秋收的大幕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随着一辆辆收割机下田，一袋袋金黄的谷穗就进了农户的粮仓。

四季更迭，时节有序。从繁茂的绿色到灿烂的金黄，大自然的手笔让人不可不畏、不可不敬。我一向敬畏生命和自然，这种敬畏不是害怕，也不是敬而远之，是一种爱，爱家园，爱大地。家园是我们的孕育之所，大地是我们的生存之基。

在这里，祥和的山谷、树林、花园、小溪，可爱的鸟儿、松鼠、蜥蜴……无不点缀了美丽的大地、美丽的家园。

站在山顶，凝视大地之色，聆听生态之歌。看远处的稻田、麦地，近处的果林、瓜园；听头顶的杜鹃唱晚，脚下的蟋蟀弹琴，无不彰显大自然的和美与包容。

炊乡烟土

□王玉玲

在义合沙拉村的南面，弯弯曲曲地绕着一条河，村里所有的人都把它当成一条大河。这条河的名字叫作西拉木伦河，蒙古语意为“黄色的河”。谁也不知道这条河在村南面流了多少年，史书上称它为潢水、辽水，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把它列为“中国六大川”之一，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也对它有过记载。

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山地克什克腾旗大红山北麓，裹泥挟沙，滚滚而来。在义合沙拉村南面，曲着，隐着，缄默不语。它是一条季节性河流，有水的时候河里充满生机和力量，没水的时候，河道就像一片沙滩。

那年在克什克腾旗旅行时，曾想寻找这条河的源头。可是在阿斯哈图石林，被这亿万年前形态迥异的石林吸引，忘了想要干的事情。

和它有过默契的交往，它在数十年的岁月里慰藉过你的灵魂，远远地望着，心神俱已抵达。

不管是山涧冰雪融化，还是溪水细流汇集成这条河，都带来一些传奇过往。它在时光的烟尘里，翻滚喧闹着流过，带来一代人的喜怒哀乐，又带走一代人的疲惫风尘。

一条河奔向远方，却把村庄、草木、羊群留给了岸……

二

住在义和沙拉村那些年，曾一个人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河，向上游走，一直走到西拉木伦河的分岔口，叫作台河口水利枢纽的地方。这里，西拉木伦河又衍生出一条新的河流：新开河。新开河本来叫台根郭勒（意为森林之河），在河边居住的人叫它台河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河流决口，河道改了方向，这条河改名新开河，沿用至今。新开河蜿蜒向北流去，滋润了广袤草原。两座灰色的桥梁在河的分岔口上矗立着，像河流的守护神。

岸边生着蒿草、芦苇和一些怪柳，经常可见牛群在这里悠然地吃草。河岸边大片怪柳林和野草，组成迷人的杭盖。杭盖，是一个古老的蒙古语，它的意思是有一个着蓝天、白云、河流、草原和树林的世界。

感受着那种荒凉和寂静的气息，呼吸着大自然的风，脚下有风一般的轻盈。在天地日月的万古存在中，作为一个渺小的人，能够和草木同在，去感受，去思考，会生出一些敬畏和感恩之心。

三

牧民格日乐的家就住在河岸边的林场。

林场也就十多户人家，管理河岸边的树林。这些人家的房屋掩映在怪柳林里，除了冬季这里都能听到小柳莺婉转的歌声，也能看到野鸡一家在门前嬉

□王太生

舒适的坐势，总是那么随意、舒坦，而又亲切、自然。

宋代范成大的《夏日田园杂兴》诗云：“借与门前磐石坐，柳阴亭午正风凉。”虽是寥寥数言，却勾勒出淡淡夏日闲逸风情。

借石而坐，是说门前有一块大石头，人坐在石上乘凉，柳荫下吹来的阵阵清风，感到凉爽。这块石，不管是一块大青石、麻石，还是一块丑石，反正用手摸上去凉凉的，自是适意。

坐于石，是沉浸在自己熟悉家园里。四周静谧，光线柔和，内心感得到顺畅。

一个“借”字，巧妙地道出了石头与主人的关系。这块石头，是自家的，还是邻居家的，只是平时接触得少，没太在意，今天要坐在上面了，说一两句应酬客套话。

磐石在夏日是一件神奇物，坐在上面让人感觉凉快，心神安定，热散汗止；也可以是热的，白天裸露在日头下暴晒，晚上依然烫热，体质寒凉的人，微闭双目，端坐



## 河之岸

戏，野兔在屋后奔跑，颇有世外桃源的意境。格日乐养着一大群小尾寒羊，每天就在河边放羊。我在林子里转悠时，喜欢拍林子里的羊群、牛群，以及林子里的各种鸟类。我拍格日乐的羊群时，扎红头巾的格日乐正挥舞着长鞭子。在树林里放羊是寂寞的，一个人面对杳无人烟的山林，多少会有一些孤独感，所以牧人在山野放羊时吟唱长调，把心中的声音唱给山川草木，唱给天地日月。我和格日乐在林子里相遇的次次数慢慢多起来，后来成为相互陪伴的好伙伴。

那个夏天，格日乐跟着她的一群小尾寒羊，在河岸边找到一种像小灯笼的野花，她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我。我对林子里的各种陌生动植物很感兴趣，小野花很奇特，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提着一个个小灯笼在晃动。

她要照料羊群，我随性行走，不知不觉和格日乐走散。

在河岸边漫无目的走下去，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脚和白沙摩擦发出的沙沙声，空气中飘过来一种植物的清香。有风的声音，有鸟儿们的交谈声，有马儿啾啾的叫声……

四

万物和谐共生。

河岸边一些绿藤，已经长得有一个人的胳膊那么粗，爬满了老柳树的枝干，像一个绿色的大帐篷。在这棵老柳树的下面，有一个腐烂的树洞。一些蚂蚁忙来忙去地搬弄食物。我像野生动物一样钻进树洞，这个树洞很浅，但是很清凉。

闻着柳树那种特有的微微苦涩的气味，看到树洞前一个类似松鼠的小动物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金黄色的毛儿闪闪发亮。它把两个前爪举起来探头探脑地张望着，也许这里是它的领地，它正好奇，这个外来的“侵略者”是怎

石上，正好借此承受热气释放。

人坐于石，双脚接触地面，就像是一株植物被接上了地气，面色红润，神清气爽。

借石而坐，是生活的一种状态。少年时，和小伙伴玩累了，常坐在别人家门前的大青石上休息。环顾左右，见老宅旁的一丛鸡冠花，风姿绰约，长相正好，越看越

觉得花冠像一只鸡头，风过处，鸡头还有一点一点地在啄动。

石头被放置门前，外表看上去光滑细腻，灰色，或浅青色，有细纹，不知房主人从何处搬来此石？

路过的人，累了，可以坐下来歇一歇脚，坐上一会儿。孩时，我和外公外婆住在一条砂石马路的旁边，常有路过的人上门讨水喝，

外婆总是客气地端上一碗水，并且递上小凳子，对方婉谢，总是推让着，坐到门前台阶的石头上。

门前石，恰如其分地提供给陌生人歇脚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到古村访友。他欲拜访的那个人在外面有点事，就让他在外婆总是客气地端上一碗水，并且递上小凳子，对方婉谢，总是推让着，坐到门前台阶的石头上。

门前石，恰如其分地提供给陌生人歇脚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到古村访友。他欲拜访的那个人在外面有点事，就让他在外婆总是客气地端上一碗水，并且递上小凳子，对方婉谢，总是推让着，坐到门前台阶的石头上。

大青石，先替主人招待了他，虽然没有茶，却是一身清凉。

借，是日常生活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，却反映出人与物，人与自然、节气，人与环境的

## 借与磐石坐

风且吟听

流，树林是村庄的好朋友，它围绕着河岸分散而居，给村庄很好的庇护。树林是连接大地的密码，也接管着天空的讯息。有了树林，母亲和村里的婶子们心里就不慌了，树木茁壮，那些柳枝就像树林的头发，砍下一批，长出一批，这些砍掉的柳条，喂给灶火塘，煮米饭，制造炊烟。

河岸边生长最多的树种就是怪柳，村里人叫它疤痢柳。因为它的形状扭曲嶙峋，千奇百怪，才得此怪柳的名字。它们身形歪七扭八不能出木材，却能固沙护水土，因其无所用才能颐养天年，护佑村庄以平安。

岸边还生长着大片的芦苇，这些长在岸上的芦苇和河水呼应着。我们像河水孕育的一群鱼，在河水边生活生长，然后游向一些不知名的远方。

靠近台河口水利枢纽的地方有引水渠，每到干旱的春天或者夏天，河水卷着浑浊的泥土时，村里的人会用河水浇灌庄稼地，地里留下厚厚一层黑土，贫瘠的土地变得有活力。住在岸边的人们，吃的粮食和它有关，呼吸的腥咸气味和它有关，烧的柴火和它有关，房顶冒的炊烟，甚至生老病死都和它有关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河里的鱼特别多，有一次河里来水了，据说是上游的洪山水库决口了，大小的鱼儿都被冲下来。村里男女老少都到河里捞鱼，大人拿着渔网，孩子们没有渔网，干脆拿着自家的筛子和挖菜的筐在河里捞鱼。那年我家晒了半麻袋的鱼干，估计村里每家都晒了很多鱼干，鱼干成了整个冬天和春天的佐饭菜品。

六

那些年，父亲在夏季的汛期，会套着他的那匹白马去河边捞柴。他把河水冲过来的枯树捞到岸边，晾晒干了，再拉回家，堆成一个木柴垛。我们跟在他身后，抱那些枯树枝。父亲戴着一顶宽大的草帽，高高地挽着裤腿，瘦高的身影在河岸边拉得很长。

木柴垛是村庄的烟火，它和灶火塘、炊烟连接在一起。木柴垛也是村里女人的底气，一日三餐，柴米油盐，点柴做饭。墙角堆着整齐の木柴垛，女人心里就踏实。

19世纪著名的农民画家米勒，用他的画笔描述了劳动的悲壮和神圣。他画中的劳动既带有朴实的劳作之美，又有神圣感。我的父亲，靠着河流，一生都在做着那些肃穆和神圣的事。

初秋，河又发水了，水已微凉，父亲又套着白马车去河边捞柴，那冷冷的河水浸入骨髓。父亲把柴垛堆成小山的样子，他却累倒了。在河岸边生活了大半辈子，枕着河水长眠，他的回归归和一条河有关。

河流不仅滋润着草木，养育着岸边的人，也带着时间和万物在奔跑。最终，它把一群人和草木、羊群都抛弃在岸边。饮着一河水生活，父辈以及我们的宿命终归离不开一条河。

关系。

借一条船，回到少年时的河流。那时，我家附近有条小河，经常有一条水泥船泊着，在河上晃来晃去。我们找来树枝撑船，其实我们并不会撑船，船在河心打转，那条不能前行的船，却带给我们快乐，关键这份快乐是“借”来的，撑一条船，体验一种没有体验过的行走方式，借船而行，享受河风清凉。

借一只蚰蚸儿聆听秋天。蚰蚸儿是跟季节借的，跟秋天借的。此时风凉，蚰蚸儿在墙缝鸣吟，在瓜叶下弹琴。借到的那只蚰蚸儿，把它养在瓦罐里，这样的

一个秋天，便在一片清亮的蚰蚸声里了。

借一口古村的老锅灶抚慰味蕾。老锅灶已经很难寻找了，只在古村还有，在一户人家的瓦屋厨房里，用枯枝、玉米秆做燃料，烧出的饭菜，有柴火的清香。几个家常菜上桌，品尝到久违的味道。

正是因为我们的岁月中有许多“借”，生活因此变得从容，有意义，就像一个人，坐在一块光滑如玉的石头上，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，神态怡然。且不管，那块石头，是借来的。

## 额济纳胡杨

(外一首)

□魏咏柏

那年风沙撕开黄昏  
你们用脊背抵住天空的坍塌  
枝条是干涸的闪电  
在云与地之间写下倔强

不是为了站着三千年  
是为替失踪的河流记住年轮  
当驼队咽下最后一口水  
你们把根钉进祖先的骨血

见过太多穿金甲的过客  
最终都败给一场霜降  
褪去金甲的旅人解开衣襟  
在月光里打捞自己的形状

落日碾过沙丘像碾过旧信  
你们用落叶数时光的厚度  
每道裂痕都是暗河在皮下奔涌  
向秋天交出仅存的火种

候鸟带不走任何秘密  
唯有你们把遗囑刻进骨髓  
当大漠收走所有姓名  
风里站着不肯倒下的我们

## 莫尔格勒河晨雾

破晓前的蓝头巾飘在河湾  
祖父的马鞍还沁着昨夜  
的寒雾从河底漫上来，像母牛翻身时  
抖落的细绒毛，沾湿我褪色的袍边

白桦林低头饮水，枝丫碰响水罐  
二十年来总在此时打翻奶桶  
河水弯成祖母的银镯子  
圈住我总想逃往对岸的童年

那年追驯鹿跑进雾深处  
靴筒里灌满冷雾与蓝幕的酸  
恍惚听见有人唤我小名  
回头只见河心旋涡吐着白烟

此刻雾浓得能捏出奶汁  
却再挤不回断奶的春天  
只有岸旁老牛默默反刍  
把碎草和时光嚼得细软

突然有鹰撕开雾幔——  
河床显形如未愈合的刀痕  
我蹲下身掬水，看清指缝间  
流着家族浅褐色的眼斑

雾散时河仍是那把弓  
绷紧着永不回弹的弧线  
而晨光像支银箭搭上弦  
射向对岸未醒的群山

## 草香

(外一首)

□戈三同

草坡上，低吼的打草机  
吃尽辽阔后  
下蛋般，见下漫山遍野的大草卷

巴音胡硕，如喉的道路  
与外省接口处  
几分钟，吐出一辆  
高耸的运草车

一个秋天，吐出的苍茫  
无论塞到哪儿

垛起来，约等于  
一脉横卧的罕乌拉山  
摊开去  
草香的鸟珠穆沁

## 飞鸟

一只飞鸟  
在十月的清风里穿梭  
匆匆如一根墨斗线  
在阳光的剖面  
弹下若即若离  
横竖轻盈的线条

飞鸟衔过的十月  
翅膀抖净的十月

每一次见此情景  
我就有被夹在腋下的感觉  
我喜欢用鸟鸣  
清洗面容  
那是飞鸟获得的另一片天空

星诗空

劳庆 摄